

笑揽清溪山水色

地理



# 醉美西溪河

□周靖 摄/文

时隔一年，冒着冬寒，我再次拿起相机，走向久违的西溪河。这条发源于光泽县西部群山的河流，作为富屯溪的源头之一，始终以两岸葱郁的植被和毓秀的山川静候故人。316国道旁的大陂村路口，向西溪河城郊段延伸的200米处，河水丰盈、物草茂盛，终年不涸。近年来，光泽县加强河道治理，修建观光栈道，这里成为市民休闲健身的打卡地，也成了我心中无法割舍的地方。

与西溪河的缘始于2019年初。彼时我刚学摄影，为寻一处理想取景地辗转多处，却总不尽如人意。某日清晨，我原计划前往一处山庄拍荷，途经西溪河时，却被眼前山水相连的景致攫住了目光——天色微亮，光影交织，旭日初升时河面铺满金黄，两叶竹排并行而前，渔人撒网收鱼，近处的排影缓缓划向河心，而朝阳的倒影正悬于中央。这旭日、竹排、渔者与光影的邂逅，堪称可遇不可求的瞬间。我肆意按下快门，成就了《西溪河晨曲》。这张未加修饰的作品在摄影群中广受赞誉，多次被利用，也让我与西溪河结下不解之缘。

此后，西溪河成了我亦亲亦友的寄托。几位摄影前辈曾笑称：“既是你发现的宝地，此处便专属你了。”虽愧不敢当，但他们确然信守承诺，鲜少涉足，而我也将这里视为独享的创作空间。平日无论喜悦或压力，总爱来此漫步，看水草摇曳、电塔耸立，让自然疗愈身

心。四年间，我拍下三千余张照片，记录下西溪河的四季更迭、晴雨风云。然而，2021年底友人的一句提醒点醒了我：“照片虽美，却渐生单调。”为求突破，我转而在街头巷尾捕捉烟火，行摄山河记录变迁，甚至刻意路过西溪河而不入，但心底那份不舍始终萦绕。

前些日子，我翻看旧照，忽觉西溪河的古诗意韵早已浸透每一帧画面——春有“西塞山前白鹭飞”的生机，夏有“池岸草间蚯蚓鸣”的静谧，秋是“行至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的旷达，冬则透出“千山鸟飞绝”的苍凉。这份发现催生了此次重访的决心。

腊月清晨，寒气刺骨，我几经踌躇，终被念旧之情推动着出门。熟悉的倒影山峦、交错电塔、晨钓者与水鸟，连同空气中清润的水草气息，瞬间抚平了冬日的凛冽。我独拥这一方山水，享受静谧，恍若与老友久别重逢。清风拂过河面，寒烟袅袅，没有喧嚣，唯见碧玉般的水波轻荡。步道旁曾见证情侣漫步，此刻却只有跑者擦肩而过的招呼声。天色渐明，山际泛红，河面染上金辉，一叶竹排如约破雾而来，剪影翩然，与白鹭齐飞、水鸟潜游共绘早春晨渔图。我贪婪地将这视觉盛宴收入镜头，写入心间。

朝阳初升，上班时间迫近，我匆匆作别。临行前，几位行人结束晨练，含笑致意。我心中暗想，下次定要邀三五知己，迎风煮茶，共赏西溪河的美。



溪边照影行



山红染金辉



人行明镜中



漾漾泛菱荇



寒飞千尺玉 (裴甫鸿 摄)

诗画廊

## 竹林初雪

□吴雯琳

积雪在被人遗忘的角落安家，以冷冽的契约扎根于竹节与泥土的缝隙。它用针尖般的精雕细琢，在银绿竹叶上绣出半透明的冰纹。冰凌如时光的泪滴滑落，最终凝固成零度下的雕塑，将流动的刹那铸为永恒。

竹枝在雪的重压下弯成谦卑的弧线，一次次向大地躬身。这并非屈服，而是以柔韧的脊柱承接严寒的拷问，在脆弱的弧度中积蓄破土的力量。

阳光融化竹梢的金粉，唯有竹叶上悬垂的冰玉环佩仍紧扣雪的高洁。它们沉默如哲人，以晶莹的躯体封存冬日的密语。



雪压竹低 (裴甫鸿 摄)

## 季节的馈赠

□郭永仙

这场冬雪还是落下，在山间，在河畔，在寂静的城与蜿蜒的路旁……

这是寒冷季节的馈赠，我虽未出行探雪，却在无限宽阔的思绪里，看见那些雪。轻轻披在连绵的山上，披在深眠的树上，这雪像一味静默的药，抚平焦土，冻醒一些都结的梦。

雪是水与零度以下的空气相约凝成的精灵，比水更轻，比空气更重。它们展开六角的翅膀，在茫茫天幕中绽放最剔透的花。

在这里，在这个常年吹着暖风的城市，雪一直是未曾赴约的客人。于是想念远方，每年都能与雪白重逢，忆起某年在深山里偶遇的雪，至今那片清寂依旧皎皎如新……

在我们心里，雪始终是澄澈与安宁的象征。而在每年都与它相见的人们眼中呢？雪是熟稔的故人，有时轻盈起舞，有时却带来漫长的封存——美丽与凛冽，原来从来并肩而行。



闽北日报 (宣)